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二〇回 上奏折道臣定罪案 大宴會選待出屍身

話說太后、皇上、五賢王、濟公正在內宮坐定，談了些情理道德的話，忽見值班太監捧了兩宗奏折跪奏道：「適才升任參知政事同平章事、刑部尚書臣寇楨，升任刑部左侍郎、兵部郎中臣孔式儀，交來會銜奏折一件。又僉副都御史丞、降一級臣金仁鼎，交來奏折一件。均稱內有要事，候旨發落，奴婢不敢怠慢，特送駕前，恭呈御覽。」奏畢，將奏折呈上，碰了響頭，爬起退出宮外去了。皇上就將上一本奏折展開一看，見係金仁鼎奏報大成廟已依限告成，擇於二〇日請太后、皇上拈香，恭迓濟公聖僧，並附呈報銷清冊。皇上便在太后御案上拿過硃筆，批了個「知道了」三字，又對濟公說道：「聖僧此來，正好後日大成廟正是迎請聖僧日期，就此在宮小住一日，免致朕再著人各處尋訪罷。」聖僧拍手笑道：「這大一座廟宇，怎麼三月限期，已就成功，這卻難為了金御史了，俺來日也要謝他呢！」又問道：「此回亂事，兩日之間，人約需費多少國帑？」皇上道：「追兵餉賞賜，大約在將近二〇萬。」濟公大笑道：「倒也算巧，後日准有二〇萬如數撥還是了。」皇上以為他說瘋話取笑的，也不介意。就此又將第二奏本展開，卻是寇楨、孔式儀會奏審判叛逆一案。前面係徐天化、徐焱二人的口供，直從蘇同發交到部，皇上撤回慈旨起首，從中周選待怎樣挑唆，國舅府怎樣定計，一一供得明明白白。皇上看到此處，便向太后問道：「但是有一個人，臣兒忘卻，宮中這周選待今日不曾見面，到何處去了？」太后起先本是最喜歡周選待，不知因何此時想著周選待，覺得宮中一切亂事，皆由他挑撥起來的，不由的恨如切骨。因說：「這個賤奴，還問他做甚？大約宮中擾亂的時刻，他也逃走了。」皇上聽畢，又將奏本往下再看，只見下面議定徐天化、徐焱、徐森、徐鑫，照主謀叛國弑君，例減一等，應斬立決。徐森、徐鑫雖死，應派招魂戮屍，明正典刑。哈克達、朱猛、周茂、王德，遵脅從叛黨例，應派斬監候，已受冥誅，著無庸議。胡成應照斬監候定罪。徐天化家屬，姑念聖母外家，著免誅族，發往王公世臣之家為奴。皇上看罷，覺得所議之罪稍重一點，反轉將奏折同太后、五賢王斟酌。不知太后此時是個什麼道理，將奏折看了一遍，遂說道：「這個奸賊，便宜他了，就派凌遲才是。只要不是誅族，上不連累我的父母，下不叫我徐姓絕後，這就罷了。」皇上道：「依臣男見識，還要上推母后情面，著寇楨、孔式儀再從輕議才好。」太後大怒道：「這等逆賊，沒有什麼情面，情面倒被他削盡了。」五賢王也從旁插嘴道：「此回卻也要重辦一辦，免致後來外戚效尤，這也是個道理。」濟公就便聽得，本要進前論救，因想道：這些奸賊，且讓他到法場上嚇他一嚇，然後再作道理。但見皇上拿了硃筆，還在那裡要寫不寫之間。這位皇上，本是仁厚天子，總想要代徐國舅改為活罪。反是太后勃然大怒，便從皇上手邊將筆拿過，又將奏折拿來，說道：「這一本我來批了罷。」因提筆批了個「著照所議，欽此」。批畢便著本宮太監送到御寶尚卿處，蓋用御寶發行。

此時母子弟兄，覺得十分親愛，兼之看得濟公就同家中親人一般，太后因說道：「聞聖僧最喜吃酒，今日宮中無事，我等把皇孫召得來，就在木樨堂開兩桌筵宴。你們兄弟陪著對僧，叫皇孫陪我，今我且把君臣母后的儀節，全行捐免，大家吃個太平宴，帶賞賞將殘的桂花。」隨即吩咐御膳間備席。不上一刻，酒席已備，往召太子的太監也同太子一同到來，太子上前叩了太后的安，又問了皇叔的安，然後一同離座，直望木樨堂而來。到了裡面，但見滿地金粟，那碧綠的葉子，被風吹得嗖嗖的作響，真個敲金戛玉，十分有趣。皇上此回因太后說過，把君臣母后的儀節一概捐免，反轉把濟公定了客席，自己同五賢王反坐了主位。濟公是出世不作謙禮的，他就不問青紅皂白，隨即坐下，暗下禱告道：快些拿酒來罷，俺倒半天沒得吃了。只見太后在東邊一席也就坐定，旁邊坐了太子，一宗值席的太監，你敬酒，他上菜。

忽見大眾一個個皆把鼻子掩著，皇上大為詫異，陡然的也覺得來了一股臭氣，異樣難聞。不上片刻，五賢王、太后、太子，也次第的將鼻掩起。以為總是這個和尚邇裡邇遍的，又不洗浴，又不淨面，逐日吃的是狗肉、燒酒，難怪生出這種壞味。皇上恐怕聖僧見疑，反轉硬強著鼻息，偏不掩鼻。豈知這個氣味實在難受，剛剛撿了一筷菜進口，一陣臭味又到，這一個噁心，吐了滿地。濟公初時見大眾掩鼻，不覺介意，忽然見皇上吐起來了，覺得一種臭氣，也向鼻內直入，不覺拍手的笑道：「請問陛下，此處的木樨原來是這樣氣味嗎？俺出世還是第一次聞見呢！」皇上道：「往日本是一股清香，不知此時因何這樣難聞的？」濟公又微笑道：「不是木樨香，此時這院落裡，添了一個香窟呢！」大眾皆望著濟公，不解他說的是何言語。濟公又問太監道：「這院落裡可有井嗎？」太監道：「只有一口枯井。」濟公道：「這便是一個香窟，不信你們去看。」

有那好事的太監，搶步便跑到枯井邊一看，連忙跑回奏道：「啟奏太后、萬歲，不知這枯井裡，因何有女屍一具？」太后一聽，驚詫道：「莫非周選待已尋了死了？」又想到：這不是井，諒情不得將人淹殺。便說道：「你等快些把屍身搭出，看是何人。」一眾太監掩了鼻，皆有怕臭畏難的形狀。皇上道：「我等也要將席移到他處去吃呢，這股臭味，也擔當不起。」濟公道：「無妨。」忙向懷裡一頓掏，掏出一包末藥來，走起在皇上、太后、五賢王、太子面前，各人撒了一點，然後抓了些手中，向這個太監鼻子上搭，那個太監鼻子上搭，說道：「你們去打撈屍首，包你們聞不見臭味。」可也奇怪，大眾此時只聞見木樨香，並無絲毫臭氣，堂上還是照常吃酒。去了一眾太監，從枯井裡把屍首搭出，忙上堂啟奏道：「井中女屍卻是周選待。」

看官，你道周選待因何死在這枯井裡面的？只因六夜分，皇上已被楊魁救去，他見宮中大亂，嚇得沒處藏身，因躲到木樨堂桂花樹下，不覺失足向枯井裡一落。但這枯井，並無滴水，本可候人來救，那知這夜巧巧的雷雨交加，把個井落了大半下水，將穀周選待淹了一個沒頭段。諸位看我這部書，也該記得，不是前次週選待造太子的假話，發誓道「如有虛言，在枯井淹死」的嗎？他以為枯井淹不死人，叫做硬欺太后，賭的個太平咒，那知偏偏還就在枯井裡淹死了呢！當下太后聞說，既是周選待，便吩咐太監備棺殮葬，發出了二百兩銀子。皇上、濟公等酒宴已畢，各自散去。濟公仍在淶倚亭權住兩日，以便二〇日跟隨皇上、太后同到大成廟。但我續這前傳，下手便是造大成廟，到得此時，可算大成廟才將成功，還有倒塌屋頂，罰金仁鼎二〇萬贓銀，都還未曾說完。看官不免怪鄙人做書筆下太慢了，須知修大成廟三月之久，從中出了多少岔事，鄙人不能一一敘清。不但大成廟之事不曾說畢，就是韓毓英同楊魁當殿比武，太后賜婚，還有許多掛漏，也只得在續後傳慢慢再說了。